

林清玄作品

心海的消息

心是不可言说 不可思议
心有想念 即成生死
心无想念 即是涅槃

林清玄
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

林清玄

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本书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7-1173

心海的消息 /林清玄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
(林清玄作品)

ISBN 978 - 7 - 02 - 012537 - 1

I. ①心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43601 号

责任编辑:王一珂

特约策划:陶媛媛

封面设计:钱 瑰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40 千字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8.625
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537-1
定 价 37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 - 65233595

林清玄作品

心海的消息

总序 乃敢与君绝

乃敢與君絕

林清玄

我願意

1
合你心心相印，永遠相知，
和天命一樣長久，不斷絕也不衰退。
我永遠永遠不會離開你。

一直到

最高的山失去了綠線，化為平原；

一直到

全世界的江水都乾枯了，魚鱉死滅；

一直到

冬天打起了春雷，震天動地；

一直到

夏日下起了大雪，寒徹心扉；

我愿意

与你心心相印，永远相知，
和天命一样长久，不断绝也不衰退。

我永远永远不会离开你，

一直到

最高的山失去了棱线，化为平原；

一直到

全世界的江水都干枯了，鱼虾死灭；

一直到

冬天打起了春雷，震天动地；

一直到

夏日下起了大雪，寒彻心扉；

一直到

天地黏在一起，无日无夜，

一直到

这世界全部颠倒，

我才敢和你分离呀！

这是我最喜爱的一首古乐府诗《上邪》的译文，原文是这

样的：“上邪！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。山无棱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震震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！”

我在少年时代第一次读到这首诗，是盛夏时节坐在漫天的凤凰树下，当时因为感动，全身不停颤抖。

天呀！在千年之前，就有一个少女为情爱立下如此坚强、如此惊天动地的誓言，这不只是“海枯石烂”，而是世界毁灭了。

即使世界崩毁，我爱你的心永远永远不会改变！是多么浪漫、热情、有力量，令人动容。

千年之后，放眼今世，还有几人能斩钉截铁地说出这么壮阔的誓言！

文学就是这样，短短的三十五个字，跨越时空，带着滚烫的热气，像是浓云中的闪电，到现在还让我们触电，仿佛看见一道强烈的闪光！

一句话也没说

这是最令人震动的情诗。

而最令人震动的爱情故事，我以为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。

司马相如是汉朝的大才子，年轻的时候在梁孝王手下当文学

侍从，当时写了《子虚赋》，闻名天下。梁孝王驾崩之后，他回到故乡成都，日子过得很艰难，几乎三餐不继。

临邛县令很欣赏司马相如。有一天，临邛的大富翁卓王孙宴客，县令邀请相如一起去参加。卓王孙家仅奴仆就有八百多人，庭园大到看不见边，说多豪华就有多豪华。

一身布衣的司马相如完全无视豪侈的景象，自在地喝酒、自在地散步，看见院中有一把古琴，就随兴坐下来弹琴，非常潇洒。

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在附近听见动人的琴声，跑过来看，看见司马相如一表人才，一见倾心。司马相如则是天雷勾动地火，立刻爱上卓文君。

两人四目相望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
夜里，卓文君悄悄来找司马相如。司马相如牵起她的手，穿过豪华广大的庄园，走出气派雄浑的大门，连夜跑回成都去了。

他们一毛钱也没带，甚至没有一件多余的衣服。

为了生活，卓文君只好在街上当垆卖酒，而大才子司马相如则跑堂、打杂、洗碗碟。

夜里，偶尔写写文章。

有一天，汉武帝偶然读到《子虚赋》，非常欣赏相如的才华，立刻派人到成都，把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接到长安，留在自己身边做官。

不用洗碗碟了，司马相如专心写作。后来又写了《上林赋》《大人赋》《长门赋》……成为西汉第一位伟大的文学家。

司马相如的文章就像他的爱情一样，恢宏、浪漫、壮美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看看今天的人吧！谁有那样的勇气？一句话不说就能相守一生？第一次相见就为爱出走？对房子、车子等财富不屑一顾，只是纯粹地去爱，去追寻。

读到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是在我的青年时代，时在阳明山，我在大雾弥漫的箭竹林里穿行，抬起头来，看着一只苍鹰在山与蓝天之边界自在悠游。

我想着：如果有那么一天，我遇到一位连一句话都不用说就能相守一生的人，我是不是能有司马相如那样一往无悔的勇气？我是不是能放下世俗的一切，大步向前？

经过三十年，我证明了自己也能一往无悔，大步向前！

那是因为我们都有文学的心，文学使我们不失去热情，有浪漫的情怀，愿意用一生去爱，去追寻，去完成更高的境界。

志在千里，壮心不已

历史上，最被人误解的文学家，应该是曹操。

由于《三国演义》把曹操写得狡诈，曹操就成为奸臣的代表。其实，他的才华远远胜过刘备和孙权，年轻的时候就立志结束分崩离析的乱世，使天下归于太平。

有一次，他出征打仗，路过渤海，站在碣石山上，看着浩瀚的大海，写了一首诗《观沧海》：

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。

水何澹澹，山岛竦峙。

树木丛生，百草丰茂。

秋风萧瑟，洪波涌起。

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。

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。

幸甚至哉，歌以咏志！

看哪！那海上峙立的岛，是我的志向！那丰茂翠绿的草，是

我的志向！那海上汹涌的巨浪，是我的志向！日月从海上升起，是我的志向！灿烂的星空倒映海里，是我的志向！我何其有幸看见这伟大的海洋，写一首歌来咏叹我的立志。

读到这首诗时，我刚步入中年，正在宜兰的海边远望龟山岛。想到这位被误解千年的文学家曹操，他的胸怀是何等地宏伟宽广，如今读来，仍让人震动！

因为心胸开阔，意志坚决，曹操一直到老，仍有满腔热血。他说：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”

以他的文化素养，他教出两个了不起的儿子：曹丕、曹植。父子三人被誉为“三曹”，是“建安文学”最经典的人物。

曹丕说得很好，他认为文章是经国的大业、不朽的盛事。人的寿命有限，富贵也如浮云，死后都会成空，只有文学会永垂不朽，具有长久的价值！

“三曹”去今久矣！但我们现在读到《观沧海》《燕歌行》《白马篇》《洛神赋》，都还会感动不已！

我最喜欢曹丕说的“文以气为主”的见解，文学家都是不同的，各有性情和气质，文章风格自然不同，这是美好的事，不必抬高或贬低。

正如太康诗人左思说的：“贵者虽自贵，视之若埃尘。贱者

虽自贱，重之若千钧！”文章的贵贱，谁分得清呢？

天地为之久低昂

杜甫偶然看见公孙大娘的弟子舞剑，感动不已，写下了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》：

昔有佳人公孙氏，一舞剑器动四方；
观者如山色沮丧，天地为之久低昂。
㸌如羿射九日落，矫如群帝骖龙翔。
来如雷霆收震怒，罢如江海凝清光。

.....

读之，令人低回不已。杜甫透过诗歌，把公孙大娘弟子舞剑时那种气势、动作、伸展、优美、力道……写到了极处：动的时候，威猛强过雷霆；停的时候，仿佛江海都静止了，连天地都为之低回不已。

透过文字与想象，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美！

假设，当时有录影机或手机，有人录下公孙大娘的舞剑，传

到优酷网上，我们看了，会有杜甫那样的感动吗？

肯定不会，因为五色已经令我们目盲了，过多的平面的影像，使我们的感觉匮乏了。不管多么惊人的影像，也无法激起我们的感动，再也不能了！

一个秋天的夜晚，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在浔阳江头送别朋友，突然听见江中的船上传来一阵琵琶声。后来他写成一首感人的长诗《琵琶行》：

千呼万唤始出来，犹抱琵琶半遮面。

转轴拨弦三两声，未成曲调先有情。

弦弦掩抑声声思，似诉平生不得志。

低眉信手续续弹，说尽心中无限事。

轻拢慢捻抹复挑，初为霓裳后六么。

大弦嘈嘈如急雨，小弦切切如私语。

嘈嘈切切错杂弹，大珠小珠落玉盘。

间关莺语花底滑，幽咽流泉冰下难。

冰泉冷涩弦凝绝，凝绝不通声暂歇。

别有幽愁暗恨生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

银瓶乍破水浆迸，铁骑突出刀枪鸣。

曲终收拨当心画，四弦一声如裂帛。

东船西舫悄无言，唯见江心秋月白。

.....

白居易把琵琶忽快忽慢、时高时低、有时停顿稍歇、有时奔放飞扬的节奏写得淋漓尽致，光是一首《琵琶行》就有多少名句：“千呼万唤始出来”“未成曲调先有情”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“唯见江心秋月白”！

如果有人当场录了音，转录到网络上，任人下载，我们听了，会有白居易那样的感动吗？

肯定也不会，因为五音已经令我们耳聋了，太多的泛泛之声，靡靡之音，已经使我们的感觉僵化了，再也没有天籁那样的感动，再也不会了！

五色，五音，还有五欲，已经使我们的心发狂。我们无法透过文学来验证我们的想象力。

文学没落并不是我们发狂的原因，但文学没落确实使我们的心灵为之枯寂！

一直向往远方

在一个贫困而单调的年代，我生长在偏远又平凡的农村，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脑和网络，甚至连电视电影都没有。那个农村，缺乏任何影音和娱乐。

陪伴我长大的，只有极少数的文学作品和书报。

文学的情怀，使我在很年少的时代就感到《诗经》古诗中那样的深情，相信世上有永恒的情感。

文学的情怀，使我养成了纯粹的心灵，像司马相如一样，无视庸俗与豪奢，无畏流言与蜚语，勇于追寻，一往无悔。

文学的情怀，使我能立志，志在千里、壮心不已，从青年到老年，一直向往森林、海洋、云彩、天空与远方！

文学创作是我生命的宝藏，使我敢于与众不同，常抱感动的心！回观我写作的四十年，我很庆幸自己是一个作家，以爱为犁，以美为耙，以智慧为种子，以思想为养料，耕耘了一片又一片的田地。

那隐藏着的艰难、汗水与血泪，是很少为人知悉的。

“上海九久读书人”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推出我的系列作